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五十三回 寶劍瑤琴歸舊主 花簪詩扇獲新評

寶物天生煥人文，由來宜聚不宜分。綺紈空負名家子，富麗風流屬翠裙。

卻說青裳、丹棘自將琴劍還給耿順，便立志不嫁，隨著愛娘以托永久。當日耿順得了琴劍簪扇，亦都交給六娘。不多幾日，門改已初，日移參位。黃雀風來，已成梅夏。濯枝雨過，又是麥秋。端午這一日，耿朗家戶掛靈符，門插艾葉。一時親眷送來的長命索，辟兵繒，朱符赤印及新蘿蔔、新王瓜、新扁豆、新茄子，無一不備。耿朗與雲屏、愛娘，彩雲分題限韻。耿朗作《蒲劍》詩，雲屏作《桐琴》詩，愛娘作《艾簪》詩，彩雲作《菰扇》詩。

末後耿順亦來，耿朗令耿順依題和韻。又令耿岳貢、耿皇貢用心謄寫。真是夫婦熙熙，父子融融，兄弟恰恰，家庭中之樂事也。耿朗正待教青裳、丹棘取酒來飲，恰好公明達、季狸來訪。耿朗倒履相迎，正室相待。茶後耿朗引著在冷竹廊、葡萄園、萱草坪、百花台、曉翠亭、午夢亭、晚香亭、攬秀軒各處遊賞一回，仍在正室內小飲。耿朗令耿順將《蒲劍》、《桐琴》、《艾簪》、《菰扇》詩取出，與兩個人來看。公明達道，從前讀過三夫人題壁之作，似乎不及二夫人的和韻。今看這《艾簪》詩，要壓倒《桐琴》《菰扇》兩章了。不知二夫人可另有遺稿？」

耿朗道：「二內人未嫁時，原喜作詩。自全司禮保奏之後，便不好吟詠。」季狸道：「大約二夫人不以詩賦為急務，故可作亦可不作。三夫人以文詞為遊戲，所以人名、藥名，一字至七字等體，亦都作到。」耿朗道：「正是。二內人的筆墨，我見的亦不多。只有白扇一柄，寫得最好。就是全司禮那樣的奏請，茅都堂那樣的阻抑，亦不見有甚麼感慨詞句。」公明達道：「瞞照這《蒲劍》詩，氣象豪華，興致不淺。若將蒲劍借作真劍來用，不必坐守庚申，三屍自除了。」季狸道：「前說二夫人有寫扇一柄，何不借來一看？」耿朗隨令耿順從六娘處取至，兩個人看畢，一齊道：「書法如淵月沉珠，露花濯錦。只此吉光片羽，已足價重連城，不必以多為貴也。」耿朗道：「二內人有遺物四件：小劍一口名驅邪，小琴一張名解憤，畫壁題詩的蘭簪一對，與這詩扇一柄。真可稱為四美。」兩個人一齊道：「驅邪解憤既有其名，必有其實，自是人間美物。惟以簪作筆，大有奇思。只可惜銀鈎鐵畫在牆上，都被那蠹篆苔痕泯沒了。若使此詩畫在宮裡，必用碧紗籠罩，豈非宮闈中一段佳話？」

因書以見其人，因人以重其書。不但全司禮始終玉成，即茅都堂亦始終玉成之也。昔日我兩人所得琴劍，雖皆見諸實用，猶不如此琴此劍，物不離主，邪真可驅，憤真可解也。」當下三人暢飲，耿順侍坐。因請問道：「古人之琴，以陶淑性情名者，有閉邪、有正合、有鳴廉、有安道。以形色體勢名者，有綠綺、有覆杯、有焦尾、有吐綬。以聲音韻調名者，有繞樑、有應谷、有躍魴、有霹靂。以物類比喻名者，有白鶴、有蟬翼、有叢竹流風、有霜霄鐵馬。

古人之劍以快利名者，有畫影、有昆吾、有斷水、有流光。以威武名者，有照膽、有滅魂、有定光、有關邪。以形勢名者，有龍泉、有魚腸、有玉具、有火精。以事類名者，有岳鎮、有八服、有五方、有定國。不知先母所留琴劍，可與這些琴劍比並得否？」公明達季狸一齊說道：「令堂所留琴劍，原是古來名物。

至我兩人所得，俱已見諸實用。要當奉還賢契，另立榮名，以光其先也。」耿順道：「小子仰荷二大人教訓，將來處則秉鐸中邦，出則立功外國。當另有建白，何必拘拘然籍物而後顯哉！」公明達道：「不然。睹先人之杯菹，尚有口澤之思。況琴劍非杯菹可比，豈不足以作冷梅軒的宗器麼？」季狸道：「窮則修身，雖彈琴鼓瑟亦須講禦侮之材。達則兼善，雖帶劍彎弧，亦必明弦歌之化。琴與劍，正我輩不可一時去身者也。」

耿順道：「二大人既如此說，吾兒即拜賜可也！」耿順隨即拜受，公明達、季狸當日即遣人將琴劍取來還了耿順。正是「人重新情，物歸舊主。」耿朗心懷大暢，與公明達季狸推杯痛飲多時。三個人亦分題拈韻。公明達作白杏子詩，要葉「緇」字，季狸作白櫻桃詩，要葉「鷺」字，耿朗作白桑椹詩，要葉「盧」字，俱不許酒過一杯。三個人正待下筆，只見耿順又再拜而說道：「言情則恐犯忌諱，詠物亦未免拘泥。三大人既詩興勃然，何不將母親所遺花簪字扇題詠一番，俾餘小子以奉不朽！」

公明達、季狸一齊鼓掌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人必有所不能自己而情見於詩，雖說隨緣，而偶然一吟，遊戲而入乎三昧，亦不宜刻畫太工而失風人之旨也。既有花簪字扇為題，我們自當各賦長篇，以遂伯宣之請。但瞞翁亦復下筆，終要涉於悼亡，竟是我兩人各賦一題，瞞翁自作白杏子三詩如何？」耿朗首肯，當下三個人再潤管城，重斟天祿。耿順又問道：「聞得詩賦體制不一，吟詠性情，總合言志者謂之詩。彩摭事物，詠華布德者謂之賦。幽憂憤誹，寓之比興者謂之騷。感觸事類，托於文章者謂之辭。累如貫珠，抑揚詠言者謂之歌。步驟如法，斐然成章者謂之行。品秩前後，敘而推之者謂之引。聲音雜比，高下短長者謂之曲。非鼓非鐘，歌出自然者謂之謠。吁嗟慨歎，悲憂深思者謂之吟。蘇李而上，高簡古淡，謂之古。沈宋而下，法律精切，謂之律。不知三大人今日用何體制？」公明達道：「我性愛簡淡，還是作古體。令岳總提六軍，禦侮萬里，自當作律。令尊或詞或曲，聽其自便。」耿順肅然退立。於是三個人各飲數杯，振筆直書。公明達是詠花簪五言古風，季狸是賦詩扇七言排律，耿朗是作白杏子、白櫻桃、白桑椹三調詩餘，真乃筆不停揮，文不加點。五言古風，先敘以簪代筆之奇，次贊其如篆如隸，勝過了弄粉調脂，轉無用而咸有用。次歎其經雨經風，空費了鈎銀畫鐵，化有形而為無形。

次又贊其工之巧不傷雅，次又歎其色之久不改常。末則結言簪終不是筆，未免用非其宜。但君子不器，不獨可以代筆也。真是聽之者不厭，言之者無罪，乃一首絕妙古風。七言排律先贊書法之工，次敘紙扇樸素而墨妙入神，大有林下之風。次明鐵筆端嚴，而臨觀起敬，勝過閨中之秀。次又敘人因字顯，未免以才而掩其德。次又明字以人重，實又因德而愛其才。末結言以才掩德，則德之不見重為可歎。因德愛才，則才之未見售為可惜。真是哀而不傷，怨而不怒，乃一首絕妙排律。詩餘三首，白杏子調用《薄命女》，白櫻桃調用《誤佳期》白桑椹調用《長相思》。比擬既工，義旨亦美。真乃三首絕妙詩餘。三人傳看，互相修飾。公明達季狸將古風排律都付與耿順，耿順歡然拜受，隨遣人將宣幽琴、揚化劍、花簪古風、詩扇排律，俱送給六娘收藏。三人洗盞更酌，申刻晚餐畢，公明達、季狸辭去。

耿朗回後，時方暴熱，晚間更甚。耿朗飲酒過多，便坐在樓前梧桐樹下。樹影照滿，東樓西樓的陰涼，遮了半個院子。耿朗還說燥熱，催令海氏冰茶，又令木媽在樓下夾道內掣動七輪海？扇，一陣一陣的茉莉香風，涼透了芍藥欄杆。新紅雨捧過茶來，一連飲了三四碗，方覺暢快。看見紅雨，又想起香兒，肚內的酒往上一湧，踉踉蹌蹌，走到屋內睡下，一宿不提。次早正在病酒，鄭夫人令僕婦送來十二色上好肴饌，四色糖食，四色炸食，四色蒸食，四色鹹食。又傳鄭夫人的話道：「端陽令節，本要請大三五四位姑奶奶一敘。因四姑奶奶的週年未滿，不便燕會。令奴婢送些食物與三位姑奶奶下酒，六姑奶奶處亦已遣人送去了。」雲屏、愛娘、彩雲因請耿朗同用，耿朗勉強飽食一頓，未免有些內傷外感。病幾日好兒日，不覺月餘。

溫風已至，大雨時行。山川鬱其如火，難尋飛雪之方。天地赫以為爐，不見食冰之鼠。偏遇楊安人病故，彩雲久侍湯藥，哭泣方殷。耿服於炎天赤日中行來行去，料理喪事，受了些暑毒。伏日之後，又染了些濕潮。及至葉下庭梧，煙消院柳，正好詩成蟋蟀，賦作海棠。不想彩雲垂危大病，連愛的無心連愛，乞巧的無心乞巧。醫亦不效，藥亦不靈。還是海氏說道：「五娘素不喜茶，自今年夏天以來，茶水過多，或者是水滯亦未見得？」木媽媽亦說道：「我先未隨大娘來時，我女兒柴姐亦因暑毒傷水，出了一身白泡，恰與五娘今日的病症相同。」耿朗得知，便依海氏木媽之言，與醫生商酌調理。果然見效，到中元節便大有起色。耿岳貢耿皇貢一班小兒們，雖是蒿子燈，荷葉燈，依舊戲耍，然卻不及往年的鬧熱。正是有分教：恨入藩郎之鬢，倩女魂來。悲聞宋玉之辭，蕭郎疾作。

